

私小说

勒伊若◎著

男人就是涂料和刻刀

经由他们涂抹与雕刻

女人才得以成长

爱与欲则是这一过程交给

女人手里的自虐与抽打男人的两根鞭子

体验

TASTE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体 验

勒伊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体验/勒伊若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387 - 2549 - 0

I. 体... II. 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700 号

体 验

作 者	勒伊若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 岩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2. 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让女性的体验更轻盈美丽

张抗抗

中国没有形成“私小说”的概念，不过如果将“私小说”认定为一种极端强调个人体验的小说，这部题名《体验》的作品，就可以说是一个“私小说”的代表性文本。

当初有过一个文学空前繁盛的年代，年轻人几乎整体地做着文学梦，小说、诗歌与报告文学牢固占据书肆最抢眼的位置，“文青”“文学女青年”成为最流行的时尚身份，之后又作为一个特定年代的关键词一直沿用至今……也被调侃至今。

本书的女主人公，就是那个年代的标准的文学女青年之一。她带着对“文学殿堂”虔诚而幼稚的仰望，朝拜而来，却发现在应当收获神圣与荣誉的地方，遭遇的总是男人明明暗暗的欲望。于是她跌绊跌绊的“文学之路”，仿佛是一次南辕北辙的迷宫游戏，她走得越深远，预期中的文学目标对于她也就越显得混乱和虚飘。最终回首处，原来一切只是她女性生命的成长，实现与体验，是在一次次拥有靠不住的过程之后，又一次次被动地接受流水落花的“消逝”。

我说“极端强调个人体验”，在于这部小说对客观环境基本忽视，叙述视线始终紧紧环绕一个女人的动态，一个女人的感受，一个女人的内心，似乎单纯到单薄，又似乎复杂到无可言表。

关于各类行业圈子内的某种“潜规则”，近年已经被当作通俗话题谈论成了“普及性社会知识”。本书女主人公最强烈的“体验”，正是集中在文学圈子的“潜规则”层面，虽然当时还不存在这个暧昧的词汇，小说中也未曾出现。

还没有人能够对“潜规则”做出准确描述，更无人能够就其出现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时间、程度轻重、影响范围等给出调查证据以资

明确判断。比较清楚的只是，凡属“规则”，必然依托实践才可获得现实生命，否则即是一纸空文，对人们不构成意义。而涉及两个性别的“潜规则”，不可能由单方面的“实践”来完成，换句话说，必须是两性同时遵循，规则才能落地于现实，发挥“规则”的效力。

本书女主人公对自己“文学道路”的体验，呈现为一连串的性别博弈，这也许主观气息过于浓烈。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没有回避自己曾经对“潜规则”自觉服膺甚至着意迎合的心态情态，更没有将创造“潜规则”的责任全盘归咎于男人的性别功利。面对内心真实，她不掩饰自己之为女性渴求成功的热望，走终南捷径的幻想，以及情爱与名利兼收的小小心机。她是又一个迷途“作女”，但与我描绘过的“作女”不同，这位作女，更追逐生命的本能驱动，试图得到的也更多、更奢侈。“爱和被爱”仍然是她最大的需求，可是文学成功连同“成功”所意味的人生斩获，也是她同等强度的需求，并直接催促着她时刻左顾右盼，不容自己间断地出发去寻寻觅觅。因此，女主人公每一次因失落发出自伤自怜时，或许她自己都已无法厘清，这一次的叹怨，是由于情爱失意，还是由于想将男人变成自己事业助力的奢望落空。

没有必要评价女主人公的是与非，重要的是她提供了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种女性人生选择，这样一种性别生命的历练与体验。

在昨天今天和目光可及的明天，也许传统的男性性别欲望仍然难以放弃霸权显示，而非传统的女性欲望，却也学会并日渐熟练地以“顺应”的温柔假相多方主动出击。

世界和生活，真是越来越色彩斑斓，因此女人的故事也不会陈旧和重复。

本书的女主人公，最后有了一种悟彻，她走向了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活法。

那将是什么样的生活或活法？

祝愿她终于真正认识了自我，真正搞明白了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后来的人生“体验”，更充实更美丽。

目录

序 曲 牵牛花儿像喇叭 / 1

那个瘦伶伶的、两条长腿像麻秆似的、覆着一头又细又软的黄毛的小小女孩，听着黄河的咆哮，被稠且浊的潮润裹挟着成长，在满校满家的浓郁的书卷味中呼吸，竟长得怯懦善良又顽劣荒唐，是个数得上的乖乖女，又是个有名的坏小孩。

第一章 一条大河波浪宽 / 9

没想到，恐怖就这样突如其来从天而降。一点也不不是我危言耸听，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恐怖。也难怪，那种年代，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面临的恐怖不啻于大声尖叫。

第二章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 29

我更依恋他一颤一颤的喉结，上唇上黑茸茸的毛毛。我会把自己紧紧贴向他那个关键部位，细细聆听并体味它的动静，心怀神秘与梦想。我听得到自己胸腔里潮汐的独特舞蹈，仿佛有火苗与涛声撞击并碎裂……

第三章 红梅花儿开 / 97

我知道我是成心想亲身了解体验一个女孩是如何变为女人的。我知道自己有生以来是第一次如此真正地渴望着一个男人。我爱这个如此成熟的男人！我要通过他使自己也变得真正成熟起来！



第四章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 / 51

真正地全身心地去爱一个男人的日子，我便每分每秒神采飞扬美不胜收，那是女人青春生命的至高境界。然而现实中这些走马灯似轮转的男人，是如此平庸，我渴望的那个男人啊，与我一见钟情如火如荼如饮烈酒的那个他，究竟在哪里？

第五章 如果没有遇见你 / 67

我已经经历过好几个男人，我深谙男人的最柔软部位，更已是无比纯熟地让自己的眼睛与肢体说话，迅速俘获我想要俘获的一个他。这个晚上我的身心绝对绽放得从容而生动，坐在第一排面对讲台的正中位置，眸子深处已演转过十八种神情。

第六章 你用青春赌明天 / 83

男人啊男人，是一种太过无情的动物，太容易忘却，忘却当初恶狼样攫取时的卑劣与下流。而女人成长之中灵与肉涂抹上了的那些各种复杂的色彩，那握笔的人，就是曾以爱击中她的那个男人。女人的坏，土壤和浇灌都是男人。

第七章 千年等一回 / 97

在你的歌声里我束手就擒。我是怎样晕眩迷惘又沉醉的女人啊。我一瞬间四散若风，潜入此时此处每一股空气、淡淡阳光、强烈潮润的波涛，以及源自于他的浓郁的卷烟味和翻毛大头皮鞋踏出的深窝儿。她已无处不在。在他的全部。他已无处不在。在她的全部。

第八章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 115

男人什么都可以伪装,惟独伪装不下去的,就是对女人的蜕变。妻子或许能够相安相容,是因为“生活”这庞然大物所给予的密不透风的桎梏。了无承诺、无牵无挂的情人,如若长久些,反倒成了咄咄怪事。当你把自己一丝不挂自外至内地交给了一个男人,便是为他或早或迟的离去掀开了序幕。

第九章 跑马溜溜的山上 / 131

我一下子愣怔住,迷迷蒙蒙的目光被那些肌肉和皮肤磁铁般牢牢粘了过去。这个裸着的极其年轻而壮健的男人上身,皮肤黧黑却异常光滑,滚动着一种细腻、又沉甸甸的金属光泽。那两块胸大肌,上臂和小臂的疙瘩肉,在锦缎般的皮肤下面随动作轻盈而活泼地一颤一颤。

第十章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 147

我的手平伸开,平平地贴上他的胸,小腹,轻轻地上下摩挲。那里肌肉紧绷而凸凹有致,一些茸茸的毛丝从两块胸大肌正中款款流下,流经小腹,再往下……我喃喃着,慢慢半蹲下去,将脸贴上那些茸茸的毛丝,听到他的心正怦怦狂跳不止。

第十一章 酒醉的探戈 / 173

多么美妙的时刻。就让它再静静地存在一会儿。存在片刻。在我的体内,那中心部位最神秘的地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幸福策源地,颤栗的光波与乐音在这里落地、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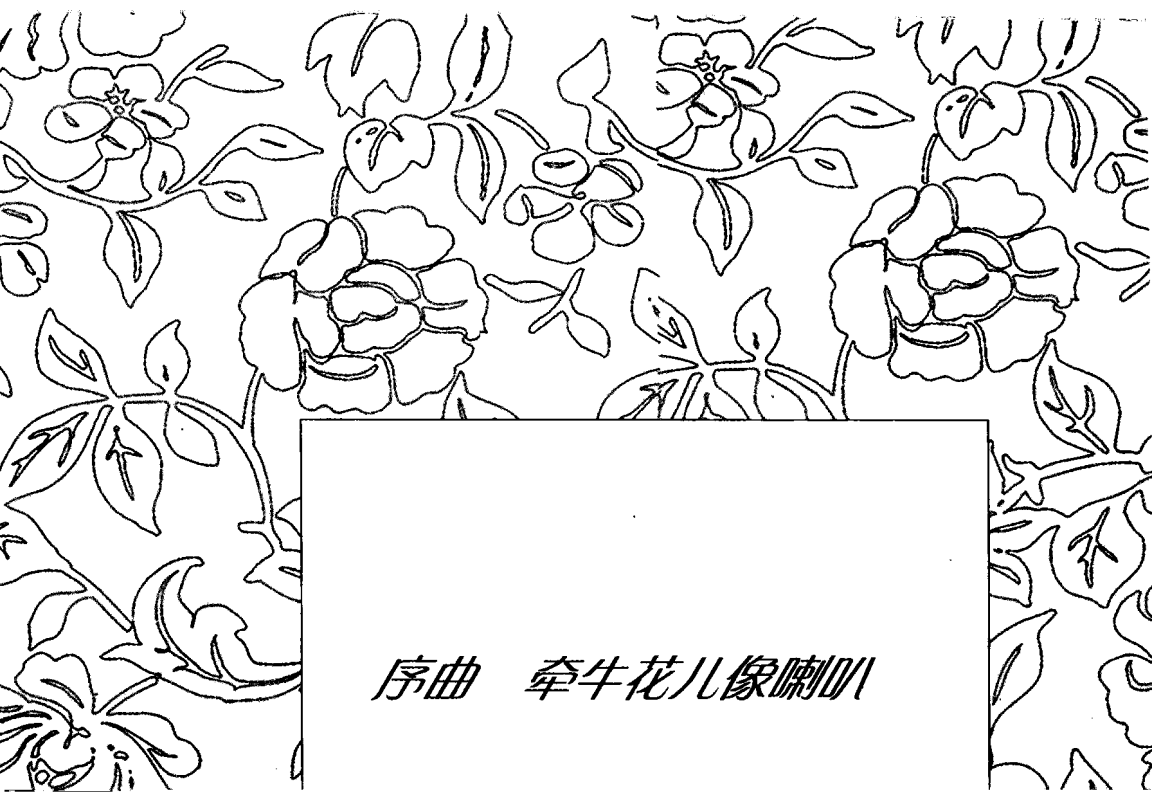


炸,不可遏制地迅速拓展开来,一圈圈一层层击败我的所有领域,占领我,我的全部。

余音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 / 189

我刹那间泪流满面。我想,当我在西部这片天空与大地间的审美已如此疲劳,从收旧报纸的人的板车上随便拽出一本旧刊物一张破报纸上面都有我的名字,爱与诗都已如此不堪重负、伤痕累累的时候,选择逃离,该是最明智的一招。

逃离之后,便是大段大段无言的空白。再也没有谁为我点上一盏烛光。镜子里的女人最后的青春早已逃遁殆尽,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的回眸一笑,再也无法套在脸上。



序曲 牵牛花儿像喇叭

很多很多年以前，这里是小小女孩宝宝的身体与心灵的至上乐土。这座省内第一、全国重点的综合性高等学府，可是真正的桃源，简约古朴，厚重大气，一年四季弥漫着浓郁的书卷味和淡而袭人的桃李芬芳，以及稠且浊的大河的潮润。宝宝的城市在这里很奇妙地与承载它的古丝绸之路的黄土高原一样，像一条狭长的走廊。宝宝的大学则占据着这走廊最中心、最优势的位置，跑到校园狭长的最北端，稍一仰颜便面对那座典型的西部山峦，光秃秃几乎没有绿意，山顶却矗立着很古老的白塔，荒芜得太纯粹，倒也自有风貌；而略一俯眼脸，脚下是岸，两岸逶迤粗犷，绵延东去，紧紧地夹住湍急浊黄的河流，这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黄河啊，就是“黄河入海流”的黄河啊。

宝宝家中抽屉里有一张爸爸保存着的黑白相片，真正的老照片。一个清癯、儒雅的青年男人和一个颀长、漂亮的更为年轻的女人，并肩坐着，腿前的童车里，是个咿呀学语的小宝宝，还分不清男孩女孩，戴顶正中有一个圆球的绒线帽，一只小手指噙在嘴角。典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模样，地点是北京。假如不是这男人携同他年轻的太太与小宝宝向西支援大西北院系调整服从组织云云的，宝宝应该是个地道的北京女孩，在东四一带一个胡同四合院里成长，那脚印肯定会编织一部迥然不同的生命长卷。后来是小学地理课本中那必不可少的“陇海线”，牵引着宝宝和爸爸妈妈成了西安人，又牵引着宝宝和爸爸妈妈还有新添的妹妹，成了更西部的西部人。还

好，有黄河为伴，有黄河畔桃源样的校园，宝宝有了身体与心灵的至上乐土。那个瘦伶伶的、两条长腿像麻秆似的、覆着一头又细又软的黄毛的小小女孩，听着黄河的咆哮，被稠且浊的潮润裹挟着成长，在满校满家的浓郁的书卷味中呼吸，竟长得怯懦善良又顽劣荒唐，是个数得上的乖乖女，又是个有名的坏小孩。

原本应该属于古老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宝宝，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成了黄土高原、黄河之滨四合院里的小魔女。宝宝的大学东部，是好大一片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四合院，宝宝全家就住在其中一处四合院的东厢房里。大西北午后的阳光明亮而干燥，仿佛脆薄有声，静静地照在一排排青灰色的檐瓦和斑斑驳驳的棕褐色板门、一小格一小格的木格窗上。青砖阶前有爸爸摆弄出的两小块花圃，随意自在地开放着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矢车菊和牵牛花，粉红或淡紫色的牵牛花又顺着阳光爬向屋檐。“牵牛花儿像喇叭，喇叭吹起嘀嗒嗒，小玲玲写封信给解放军，感谢他保卫祖国功劳大。”这是宝宝最早会唱的歌之一，一唱起这支歌，宝宝就想，怎么就是“小玲玲”而不是“小宝宝”呢？于是她便唱出“小宝宝”，心里偷着乐。

家是里屋外屋，大大的外屋便成了宝宝和妹妹的天堂。简单的木板床、两斗桌、书架、椅子，姐妹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上床钻桌，大显身手。宝宝从小就乐于被人崇拜，充满了指挥欲和统领欲，这可全归功于妹妹，有那么好几年，小不点的妹妹是宝宝绝对的追随者，在妹妹眼中，姐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从钻出妈妈的子宫，挣脱脐带的束缚，床便成了孩子最感亲切与信任的第二母体，宝宝和妹妹要么一睁眼掀开被子，要么跑进屋急急蹬掉鞋袜，乐不可支地在大木床上乱蹦乱跳，跳够了就看墙上贴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地图边写着两条字，一条是“共产党万岁”，一条是“毛主席万岁”。

从小爱动脑筋的妹妹想不明白，问姐姐：“姐，姐，你说为啥

008



序
曲

牵
牛
花
儿
像
喇
叭

共产党写在毛主席前面？”

从小就爱充大的姐姐脱口就答：“共产党大呗。就跟我比你大一样。”

那天头晚上在大操场看了露天电影《钢铁战士》，里面有敌机轰轰飞来飞去轰炸农田的画面，第二天恰巧在院子中抬头看见很远的天上有飞机飞过。妹妹很害怕地扯住宝宝衣角，怯怯问：“姐，姐，天上的飞机还会扔炸弹吗？”

宝宝跳上大床，手指划着圆圆的地球绕了几圈说：“你看，地球是圆的嘛。”又跑出屋，仰脸望着天空道：“小傻瓜，你没见头顶的天空是透明的吗？是地球圆圆地罩着一层特大特结实的玻璃罩子，飞机在外面飞，炸弹进不来，不用怕！”

妹妹眨巴眨巴眼睛，出了口长气。

细胳膊细腿瘦伶伶高的宝宝和圆乎乎的小不点妹妹，是大学四合院方阵中一对优越的小小姐妹花。年轻漂亮的妈妈当时还梳着一双黑短辫，难为丝毫不擅家务的妈妈，竟也抽空买回家些红红绿绿的花布，拙笨地为两个女儿剪缝出花布裤袄，穿上那种极简单的背开口系带的大兜肚式的花布罩衫，宝宝和妹妹倒也花团锦簇地可爱。好好爸爸则不管三七二十一，上街见女儿喜欢就二话不说地买下，红毛衣花裙子一买就是一双，姐妹俩一大一小人模人样，兴高采烈四处显摆。尤其是宝宝。妹妹太小，还不大懂。

女孩记事在后，爱美在先，好看的衣裳裙子成了女孩爱美天性的最直接最具象的贴身也贴心的伙伴。尤其在夏天，美是透明、裸露的，薄薄的裙衫便是女孩另一个自己，女孩对自己生命秘密的最初认识和欣喜，正是由此深入肌肤直抵心灵。圆乎乎的妹妹最爱穿一件泡泡短袖的小灯笼状连衫裙，粉嫩的底子上满是五颜六色的圆圈圈，宝宝给起名叫“皮球裙子”。宝宝最爱的是一条玫瑰红的及膝小喇叭裙，有两条宽背带，背带外沿是两溜打着漂亮皱褶的宽花边，

在肩上忽闪忽闪活像美丽的蝴蝶翅膀，宝宝叫它“蝴蝶裙子”。穿上蝴蝶裙子，宝宝所有的顽劣便不翼而飞，煞有介事以为自己就是电影和小人书里的小公主，拣个机会就跑到院子里的几个男孩眼前飘来飘去，之后跑回家，踩着椅子够下墙上的镜子，上下左右照个没完，一边还急急问妹妹：“我像不像个公主？像不像个公主？”

“蝴蝶裙子”和“皮球裙子”手拉手飘进幼儿园，上小班的妹妹是姐姐的跟屁虫，非要跟着姐姐上大班，老师无奈，只好破例“特准”。在一群大点的孩子中间妹妹当然遇事当仁不让地矫情，每到班里孩子们“排排坐，吃果果”的时分，老师会把一个个花花绿绿盛满点心水果的搪瓷盘子摆在孩子们面前，谁也没注意，小不点“皮球裙子”有了个特殊的小秘密。十几个花搪瓷盘中，只有一个盘心画的是一大串紫葡萄，而其他所有的盘心全画的是各种花花朵朵，妹妹不知从何时起就认准了这独特的“葡萄盘子”非她莫属。如果哪天老师一时疏忽，将“葡萄盘子”放在别的小朋友面前，妹妹就立时尖声叫起：“我的葡萄盘子！我的葡萄盘子！”大点的大班孩子便也从从不和她计较，由她抢去好了。

那天“蝴蝶裙子”变为了一件深绿色灯芯绒的长袖连衣裙，前面还系着雪白的荷叶边幼儿园围裙，细胳膊长腿的宝宝在幼儿园“六一”联欢会上表演节目，边唱边舞：“柳树边，小河旁，荷叶底下住着小姑娘。白肚皮，绿衣裳，眼睛明又亮，腿儿细又长。又会跳来又会唱，大家想一想，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叫得这样响？咕呱，咕呱，咕呱，咕呱，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咱们大家想一想。”

妈妈教给宝宝这个首次大出风头的节目，她这会儿也坐在观众间极认真地看着。宝宝真是得意呀，当个从众多的人中突出出来的人，竟是如此过瘾、够味！上幼儿园大班的宝宝边唱边跳边用眼角向仰脸观看的小朋友和老师们瞄来瞄去，巴不得这支歌永远也别唱完。



序
曲

牵
牛
花
儿
像
喇叭

跑回家里的四合院，甩掉裙子换上小背心短裤，小姑娘一下变成了小魔女。抽出大竹扫帚的竹条当长剑，从箱子里翻出妈妈的大围巾做披风，再把头发扎成怪怪的样子，偷偷用妈妈的胭脂口红将小脸涂花，宝宝那阵最爱扮成电影里的奥赛罗或小人书里的“蟒魔王”，嘴里念念有词地在院子里“大闹天宫”。妹妹肯定是最忠实的观众，也是随时被宝宝拉过去的配角，院里的大多男孩女孩常常被吸引得迈不开步，有的也身不由己地入伙一起疯玩。直到各家大人下班回来，方作鸟兽散。

光是疯玩倒也罢了，这宝宝不知怎的竟偏坏坏地同对门住的老先生过不去。院子西厢房住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妻，大约是院子里年纪最大的长者，那蔡老头走路很缓慢，还拄着拐杖，总是面无表情，似还有点耳聋，见小孩也从不理睬。有时宝宝领一伙孩子玩得太闹，蔡老头就会在屋里大声咳嗽几声，或者用拐杖将地面戳得咚咚响。这大约就惹恼了宝宝，于是宝宝专拣院里大人都上班的时候，领着妹妹跳到院中大喊乱叫，更是逮个机会就在蔡老头背后坏小动作连连，又蹬腿又伸胳膊又扮鬼脸，对着这个不近人情的老背影好一阵越战越勇。蔡老头看上去木木的，感觉却很是灵敏，宝宝就弄不懂，他没转身，怎么就知道背后的动静？蔡老头便常会猛一扭头，接着很大声咳嗽起来，吓得宝宝立马拉起妹妹，一头扎进屋子，再钻到桌子下面。

宝宝连连对妹妹说：“赶快闭紧眼睛，蔡老头就看不见了！”

姐妹俩紧紧搂做一团，四目紧闭。果真蔡老头“看不见”也“找不着”，从未进屋来从桌子下揪出姐妹俩。原来钻进桌下闭起眼睛，讨厌又可怕的蔡老头就再也找不到了，宝宝心里大喜，深为自己既可以放纵捣蛋又藏得很安全而兴奋不已，以后照干不误。直到一天平素很是温文尔雅的蔡妈妈被惹得忍无可忍，手持鸡毛掸冲进，一把就从桌下揪出紧闭着眼睛的宝宝，鸡毛掸虽并未真落下，尴尬已极的宝宝和妹妹却呆在那里半晌面面相觑，怎么也想不明白

蔡妈妈是如何“破的案”。

四合院刚进大门左拐住着老肖家，小孩子不懂什么贫富，却敏感地知道这家和那家的不同，比如宝宝家和这老肖家，就很不同。肖家有一大帮儿女，其中一个叫灵灵的女孩和宝宝同龄，是好朋友。宝宝上学兜里装的是巧克力、夹心饼干、苹果香蕉，可宝宝不爱吃，一出家门便硬从肖灵灵兜里掏她带的窝头、烙饼、胡萝卜、西红柿，再把自己兜里的玩意儿换给灵灵。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宝宝从来就看别人家的饭好吃，总闻着肖家飘出的烟火味咽口水，那天宝宝去肖家找灵灵玩，刚掀起门帘就闻到一股甜丝丝的喷香。家里没人，宝宝喊了几声也没人应，宝宝顺着喷香寻去，见桌上一口大铁锅里黏糊糊的一锅面糊糊正热腾腾冒香气，立马舌头嘴唇都润了起来。宝宝走近铁锅，抄起大铁勺就往嘴里填，哇，柔柔的，咸咸的，好吃，太好吃啦！

正吃得来劲，肖灵灵进门来，先是一愣，接着一把抢过宝宝手中的铁勺，大叫：“傻瓜，不能吃！”

宝宝从没见过肖灵灵敢如此待她，气得差点冲上去要抡巴掌，边连声尖叫：“我偏要吃！偏要吃！”

灵灵哭笑不得道：“这是我妈刚打的糰糊，是糊‘被子’用的，吃了会拉肚的。”

“被子”就是把旧花布一层一层用糰糊粘起来，粘成厚厚一摞，用来做鞋面的，宝宝见肖妈妈做过，知道。一听这才回过神，吓得“当”的一声铁勺砸到锅沿，快步蹿回家找治拉肚的药去了。

宝宝爱往老肖家跑，其实最爱找的人不是灵灵而是她大哥。肖大哥当时已长成小伙子了，粗眉大眼的，身板很结实，宝宝注意到他的两腮和下颌总是黑茸茸毛乎乎的，这叫宝宝又好奇又喜欢。宝宝知道肖大哥也喜欢自己，一见她就伸出手臂从宝宝后腰一举甩到他肩膀上，上下颠腾或连连打转，宝宝便不由会搂紧他的脖子，尖

007



序
曲

牽
牛
花
兒
像
喇叭

体 验

尖的小下颏死死抵住他头顶的黑发，笑得喘不过气。这时宝宝的小手与脸颊会有意无意地碰到肖大哥腮与下巴那片茸茸的毛毛，宝宝会感到莫名的兴奋，心就会七上八下又唱又跳。

宝宝觉得自己和肖大哥之间好像有了某种默契，可究竟是种什么宝宝还说不准。然而没多久一切都改变了，宝宝吓得忘影而逃，从此再没找过肖大哥。